

我的孝道

我一生没有从事过有关厨艺的工作,业余爱好也与厨艺无关。平时在家我是“甩手掌柜”,家务均交给妻子。我也不讲究什么美食,每日粗茶淡饭即可。不料退休数年后,我竟当上了“厨师长”。不过这“厨师长”一个兵也没有,也不是哪个单位和部门任命的。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

我原来和父亲同住 在浦东南泉路上的两室一厅。因举办上海世博会,妻子娘家的老屋动迁到闵行浦江镇的世博家园。2007 年下半年,我和妻子、女儿就住到装修一新的新公房。当时父母身体尚健。2012 年初,母亲生了一场大病,身体明显虚弱,要做一日三餐是勉为其难。妹妹通过居委,为父母申请了助老餐。过去我是每星期到父母那里去一次,这样就改为每星期一、三、五去看望父母。每逢双休日,妹妹过来一次。时间一长,问题又来了,助老餐没有汤,母亲要另烧一只汤。母亲是半口假牙和几颗老残牙,父亲仅有一颗牙齿。助老餐较硬,两老吃起来困

我当“厨师长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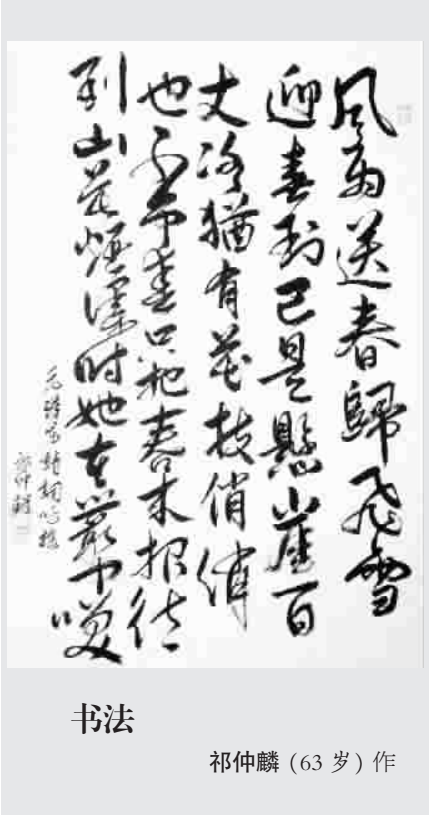
难。2013 年,母亲 87 岁,父亲 93 岁,属高龄老人,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? 母亲告诉我,有一次她摔倒在卫生间门口,只能爬到饭桌旁,扶着椅子才站起来。我是兄妹两人,妹妹刚当上外婆。亲家住在外地,带外孙女的任务就交给她了。因此,母亲向我提出要我住回来了。我回到家中,把此事告诉妻子。妻子当即表示同意,还说:“不要说去照顾,就是他们没有养老金,我们也要养他们。”于是,2013 年5 月底,父母停掉了助老餐。6 月 1 日起我就住了过来。

酒店里厨房的负责人称厨师长,我是为父母买、汰、烧,想想自己没当过什么长的官,就调侃一下自封“厨师长”。

一晃进入 2015 年,同父母住在一起已有一年多了。现在,同学、同事、朋友和领导知道我在照顾父母,都说我孝顺。对他们的夸奖,我并不认同。我认为这是做子女应该做的,不要到了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母亲说,她拖累了我。我对母亲

说,小时候我生病你背着我去看病,那时去医院看病远没现在这么方便。母亲说,背着你走得快。我说,你现在老了生病了,理应我来照顾你。

2014 年 10 月的一天上午,父亲突然从凳子摔倒在地,无法站起来。母亲正好在卫生间,就算在父亲身旁也拉不动他。我在厨房里烧菜,听到父亲的呼叫声,马上走进房间将他拉起来。2014 年 11 月的一天下午,我听到母亲在房间里的急叫声。我立即开门进去,见父亲从床上摔倒在地。我过去把父亲拉起来之时,一股臭味扑鼻而来。原来父亲大小便也失禁了,短裤、棉毛裤、外裤、袜子和鞋子上全是大便。我和母亲为父亲换过裤子后,由我去洗掉。一个星斯后,父亲又摔了一跤,竟无法独立行走。他撑着拐杖,还要扶着人或桌子才能行走。我和父母住在一起照顾他们,谈不上多幸福多快乐,但母亲说,他们首先感到的是放心。我虽然辛苦劳累,但心中无怨无悔,我还要把我的“厨师长”坚持做下去。



书法

祁仲麟 (63 岁) 作

在退休同事聚会上……

文／徐德培

在现场

原本只有一两百人的小厂,从工人到领导相互都叫得出名字。退休后各奔东西,成了“远邻”,难得相见。人虽不见,名字仍记得一清二楚。有次,退休同事聚会,参加者中有原车间工人、科室干部、原厂长、党支部书记。大家见了面“老张老李”“小马小王”,有的还直呼名字,亲密无间,气氛温馨无比。这天,小李跨进门见了老厂长,便伸手上前叫“王厂长……”“小李,你这样称呼我感到惭愧和遗憾!”老王握着小李的手说:“说明我在厂里工作不够深入,和同志们谈心交心不够,我们之间还存距离。”“哪里哪里,你是我的老领导,应该受到尊重。”“退休,意味着职务的终结。20 多年过去了,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小区居民、平民百姓,没有‘官职’没有级别之分,平起平坐。所以,希望以后见了就叫我老王吧。我觉得这样倒可以淡忘过去的遗憾,显得更亲近。”老王说。小李坚持认为,老领导理应受到下级的尊重!在场同事听了,对小李的辩解不以为然。老周说,我们称他“老王”难道是不尊重老领导吗?老吴说,我们直呼他名字,说明他在厂里没有“架子”,平易近人,退休后走到一起,有种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感觉,十分甜美,有什么不好?离休干部老陈说,我认为对老领导称“老王老李”甚至直呼其名,是同志间的真情反映,很好。我是不喜欢对老领导称厂长、书记、老总的。听到这种称呼总有“奉承拍马”的嫌疑。争论到最后,大家比较一致认为,老王听到今天还有人叫他“王厂长”感到羞愧和遗憾,这是他的谦逊。而同时也说明我们头脑中的陈旧观念,也有必要改一改了。

老夫老妻

相互忍耐“一瞬间”

文 / 田尔

平时喜爱写作。退休后空闲多了,经常投投稿,多数为“泥牛入海”。难得在报刊上看到自己寄出的稿子发表了,心中的高兴真无法形容,就向老伴叫起来:“阿娟,今天报上登了我的稿子了!”“依勿要哗啦哗啦好哇!小孙孙要拨依闹告(醒)哉!”一股热情当头被泼下一瓢冷水,我心里很不快:“唉!迭个人真脱伊听啥话头!”于是,就倒了一两白干喝起闷酒来。等到吃好晚饭,点上一支烟,小孙孙醒了,哭起来。妻子洗碗,说:“依去抱抱好哦!”“我不管!”妻自己去抱了。我也不响,抽完烟,倒头去睡了。

一觉醒来,听见小孩又在哭。我隔着蚊帐望出去,在昏暗的灯光下,妻把小孙孙抱在怀里,摇着、哄着,我望着她的背影,心中顿时升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来。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,从她手中接过小孩,叫她去睡。把小孩摇了一会,等他睡着了、安顿好,我才又去睡。

第二天一早,当我醒来时,妻子买好小菜回来,有虾、有带鱼、有肉……她说:“晚上拨依下酒吃……”我们之间昨晚的不愉快顿时烟消

云散。

以前,我和老伴白天各自出外工作,很少时间在一起,大家相敬如宾。

退休后,整天相处一室,外加女儿又把小孩“塞”了过来,“闲话”就多了,家务、照顾小孩、用钱等等方面,磕磕碰碰的事不断,有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,既伤感情,又伤身体。

后来,大家想想:这些都是小事,应以“大局为重”。于是,凡遇到意见相左,我首先忍耐一下,规避、冷静。“榜样的力量无穷”。妻也能这样,大家就无“话”可说,一切“化干戈为玉帛”了。

前一时期,地区里弄居委评选“先进家庭”。楼道小组长阿花娘讲:“老田夫妻好算‘先进’,从来未见争吵过……”我们亮出自己实际情况:相互不快的事情很多很多,不够条件的!但她讲:“你们能够相互忍耐许多‘一瞬间’的不快,不冲动、不争吵,从而使家庭团结和睦,这就是‘先进’啊!”

我默然,想不到没什么文化的阿花娘,为我们总结出了这样好的一条经验!

快人快语

老人闲聊少谈病

文 / 彭灿生

前不久参加单位老友聚会,其间满耳听到的都是有关“老年得病”的话题:“阿拉最近身体勿好,走起路来老是双脚打颤。”“阿拉心脏勿太好,其他还可以”……闻此,笔者痛心之余,不由感慨颇多。

人到老年,身体走下坡路易得病,十分自然。而老人有病向人倾诉,同情和关注也无非议。但是,老人聚在一起,左一个病患,右一个肿瘤,或

者某老人病卧在床等,这类“冷话题”多了,是欠妥当的。因为人到老年,重要的是精神愉快,心情放松,思想开朗,积极向上,就能让自己生活快乐,健康长寿,安享晚年。如果满耳听到的是老人对疾病的抱怨,满脑子装的是老人的死讯,那么就会使自己吓倒自己,且阴影笼罩,一蹶不振,加速自身衰老,诱发各类疾病。这又何苦呢?一言以蔽之,老人闲聊少谈病,幸福快乐多得福。

老马识途

梦惊“忽闪卡”

文 / 丁汀

自打去春秋国旅做三休四做顾问以来,地铁、公交乘多了,竟然会弄出个“忽闪卡”的梦来:不知怎么买了一张体检卡,四个项目共计 800 元。一日兴起,想在机器上复习一下是啥具体内容,不料,卡一上机器,四个项目的金额以 200 元一次的快闪连续闪现,迅即完成了这次“忽闪卡”的惊梦。直至梦惊醒来,怎么也忆不起四项体检是啥内容。于是,我埋怨顿起:既然买了你的体检卡,为了多活几年,早晚会来消费的,你这个机器何必如此急吼吼呢?人家还没消费你就先把卡内金额吃了再说,这对思维反应慢了半拍的老年人来说,不啻是忽悠了,几乎一下子升级到了“忽闪版”,就这么个“忽闪”,竟把熟睡如猪的老夫惊得一个“鲤鱼打挺”式的激灵。惊梦之余,感慨良多。

现代社会,名目繁多的卡弄得老年消费者晕头转向,越来越多的消费行为,几乎都有卡来代替,大有消灭纸币化交易之趋势,地铁、公交、养老金、理财产品、美容理发、餐饮、健身如此等等的活动内容,无不有卡,织下了一张卡的天罗地网;此卡之纲,当然是钱,纲举目才张。只是此目却织得太密、张得太小,甚至将主妇们去菜场现金交易时“讨价还价”的乐趣都给擦掉了。

民生消费刷卡化,此乃大趋势,“互联网+”时代,速度更快。即使老年人跌跌冲冲,也只能随卡而行了。

然而,卡的程序设置却也是人为之举,由衷希望卡的设计者,能将朝阳的、时尚的和夕阳的、传统的民生项目有所区分,这或许就是社会转型期的具体落实了。毕竟,上海已步入老年社会,体恤老年人的客观“短板”,不让他们的刷卡会有“忽闪”之感,这才是文明社会的人性关怀呢。

由“忽闪卡”联想到刚刚获悉在“春秋国旅”各门店有售的一张“孝敬卡”,高性价比的四天三晚游乐浙江宁海“邬家庄园”,提倡的是慢速悠闲、吃游自主,卡价才千元,还是父母共享。这似乎更对得住老年人的胃口和性情。但愿,快节奏的社会方方面面,对老年人多一些慢悠悠的人文关怀。